

文心 / 雪中银狐◎著

外科医生的 爱情故事

王浪 自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四水市天马医院工作，从事肝胆外科，立志做一个倾情于病人的天下良医。

他英俊潇洒，爱慕者甚众，护士邱倩成为他的女朋友。王浪与邱倩去驾校学开汽车，女教练叶蓉春心萌动爱上他。借外出练车之际，叶蓉想方设法诱惑王浪，但他没乱分寸，在她突发疾病时：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外科医生的 爱情故事

文心/雪中银狐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外科医生的爱情故事 / 文心, 雪中银狐著. -- 北京:
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034-7278-7

I. ①外… II. ①文… ②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03607 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责任校对: 姚晓瑞

封面设计: 徐 晴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—66173572 66168268 6619272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—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9.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阳光普照，蓝天白云，地处中国南方的四水市即便是冬日，也是温暖如春。

海滨度假村，一对年轻男女在沙滩上奔跑着，海风中飘荡着欢声笑语。

男孩叫王浪，四水市天马医院外科医生，高大帅气；女孩叫邱倩，和男孩在同一家医院做护士。她光滑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在阳光下满溢着青春可爱的气息。

王浪跑在前面，眼看邱倩要追上来了，他故意放慢脚步，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，邱倩伸手去拉王浪。王浪又快步奔跑起来，邱倩再次落在后面。

“哎哟……”邱倩突然倒在地上，大声呻吟着。

王浪听见邱倩的喊声，连忙折身回到她的身边。

“摔疼了吧。”王浪关心地问道，“伤哪了？”

“哎哟，哎哟！”邱倩指着自己的脚，表情痛苦。

“痛吗？”王浪抚摸着邱倩的脚踝问道。

“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”邱倩不太严肃地回答道，言语中饱含浓情蜜意，“我们回房间好吗？”

王浪心花怒放，明白过来邱倩在和他闹着玩，是假摔假痛。

“当然好，今天是12月31号，你的生日，我听你的。”

王浪伸手抱起邱倩，走向他们的摩托车。

天空是蓝蓝的，云——只有一丝儿云飘浮在空中，纯净蓝中几点白，那是流动的纯真，是相得益彰的美丽。

邱倩搂着王浪的腰，坐在摩托车后座，她的心在飘荡飞扬。

激情过后，两人沉沉睡去。

下午五点，王浪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下显示屏，是科里值班医生打来的。

“王老师，你在医院吗？”值班医生问道。

“什么事情，你说。”

“科里刚进来一个车祸的病人，病情很重，需要手术治疗。”值班医生是一个进修的医生，尽管资历比王浪高，但因为来自县城小医院，所以任何一个本院医生都称呼老师。

“密切观察病人血压、脉搏、呼吸，我立即过来。”病情就是命令，王浪决定立即返回医院。

“邱倩，好想多陪你些时间。可是，现在科里来重病人了，我们必须回去，对不起。”王浪抱紧了邱倩说道。

“没关系的，能与你一起度过生日，我很开心。”

王浪驾驶着摩托和邱倩风驰电掣回到他们所供职的天马医院。这是四水市最顶尖的医院，坐落于美丽的环岛路上，拥有一流水平的建筑、设备与人才，完完全全一所标准的现代化医院。

幽静整洁的手术室，全身严重受伤的女子正等待着接受急诊手术，值班医生做好了术前准备工作。

24岁的王浪半年前从北方一所知名医科大学毕业，通过双向选择进入四水天马医院。此刻，他站在洗手池边，用消毒药液洗手，白大褂罩住他挺拔的身材，俊朗的脸孔戴着口罩，露在外面的双眸显示着他的精明强干。

王浪与助手进入手术室，病人躺在手术台上，昏迷着，对外界没有反应。她的脸色惨白，呼吸微弱，有呼吸机在帮助吸气呼气，三根管子同时向她的身体里输送着药液，还有一根管子滴着红色的血液——病情非常危重。两个麻醉师在密切关注着病情，调整着用药及麻醉方案。护士正用酒精进行消毒处理。消毒完毕，护士把一个大布单摊开，将受伤女子完全罩住。很快，王浪上台，开始对受伤女子进行手术。他的动作是那么娴熟，举手投足间洋溢着精湛技艺的美感。

手术做完，已是深夜。虽然很累，但能够为病人解除病苦，挽救生命，王浪觉得这种付出很有意义。他希望这个叫作龙芳瑜的女孩能够顺利康复。

龙芳瑜的手术很成功，受伤的龙芳瑜在住院两周后，按照王浪的安

排，这天可以办理出院手续，回家休息。龙芳瑜已经换下病号服，身穿白色连衣裙，头发齐肩，梳理得整整齐齐，发梢微翘，身材高挑，明眸皓齿。她来到医生办公室与王浪告别。

“王大夫，非常感谢您！”龙芳瑜甜甜地对王浪说道。

“不用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王浪回答道，接着向坐在对面的万如海汇报道：“万博士，龙芳瑜今天出院。”

“龙芳瑜？”万如海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，“我看过吗？”

“看过，手术后第三天您有查房。”王浪说道，“她恢复得很好。”

万如海是王浪的上级医师，博士，主治医师，也是一个开明的领导，对于王浪超强的临床诊治能力给予足够信任，经常放手让王浪独当一面。

万如海早王浪一年进入四水市天马医院，他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医学院肝胆外科，获博士学位。目前，他正承担国家重点课题“原发性肝癌的基因诊断与早期治疗”，按照万博士预定的规划，课题成果出来后，原发性肝癌的诊断时间将提前4个月，将大大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。

“王大夫，我这次真是命大，听我的同事说，要不是您这个快刀手给我动手术，我就没那么幸运，不死也得残废。”龙芳瑜由衷地说着感谢的话。

王浪听着高兴，谁不喜欢听表扬话呀，但他没有一个人独享成绩。王浪接过龙芳瑜的话说道：“是呀，你真是恢复得不错，是一个奇迹，离不开万博士的英明指导。”

王浪说话间用眼神给了龙芳瑜暗示。她心领神会，用真诚的语气对万如海说道：“万博士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们医术高明，我就麻烦了。”

“回家后好好休息，先把身体养好，一定要等你头部的伤完全恢复才能开始工作。对了，你在哪高就？”

“我是律师。”

“律师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，最好一个月内不要接案子。”万如海强调道。

“我一定坚决执行。”龙芳瑜答应道。

“那你就干脆好好休整一个月吧。”陪同龙芳瑜的男子对她说道，样子似乎比较亲密，不过，明眼人不难看出，这种亲密不会是情人，也不是恋人，应该是要好的男女同事。

“万博士，这是我的名片。王大夫，我的名片。”龙芳瑜把名片递给万如海和王浪，“这次非常感谢你们，以后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，给

我打个电话就是。这位是我的同事董云贵，我们愿意为你们效劳。”

董云贵见状，也赶紧从西装口袋里掏出名片，递给王浪和万如海。

“春风律师事务所——”万如海看了名片，轻轻地念道，同时对王浪说，“这是四水最知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，打过很多经济大案官司。”

“万博士所知甚多，我们正是在这家律师事务所工作，虽然办了一些案子，但是比起你们天马医院来，还是差距不小。”董云贵好像等到了发挥口才的机会，忍不住说上几句。

“彼此彼此，谢谢你们对我们医院的信任。”万如海胸怀大志，言语间不觉上升到整个医院的高度。

龙芳瑜跟两位医生告辞，临出门时与王浪行注目礼两秒钟，这两秒钟非常短暂，以后却影响了他们很久很久，挥之不去。

这天，王浪与邱倩在牡丹温泉俱乐部游泳。没有衣服的束缚，轻松潇洒，像欢快的鱼儿在水中畅游。

游了差不多两个小时，两人累了，就说回家吧，于是从泳池里爬出来，分头走向男女更衣室。

王浪走到物品保管柜时，里面的手机狂响着。他快速打开柜子，响声戛然而止。

王浪想，不管它，穿好衣服再看是谁刚刚打电话来了。他拿出衣服正要往脖子上套，手机再次响起。看来情况紧急，于是王浪放下衣服，来电显示是他的上级医师万如海打来的电话，赶紧按接听键。

“万博士，有急诊手术吗？”王浪与万如海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不错，但私下里没有太多交往，王浪想当然地以为是有手术。

“王浪，不是手术的事情。这……那个，你……是一个人吗？”万如海问道。

“嗯，是的，我一个人。”王浪对万如海的问话感觉意外，这是从来没有的对话，他猜测万如海可能有事情需要对他说明，并且不想让别人知道。

“王浪，是这样的，我，我……在派出所。”万如海似乎很难为情地对下属说道。

原来，万如海与朋友吃过晚饭后，独自去夜总会，轻车熟路地嫖宿小姐，不料被警察抓了现行，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。

万如海态度诚恳，虚心接受警察的教导，表示愿意接受经济制裁处罚。警察见状说道：“行，打电话叫你家人送一万元钱过来。”



“好！好！好！我这就打电话。”万如海一看警察让他自己打电话，没有问别的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感觉后果不算太严重。可是，叫谁送钱呢？打电话给老婆显然不合适，那只有亲戚或朋友了。万如海想来想去，自己虽是四水人，亲戚朋友不少，一时却感觉没有合适人选。

这时，他想到王浪，平时两人私交不多，但是在手术、诊断病人方面，两人英雄相惜。在不多的交往中，万如海对于王浪的诚信感受很深，他如果答应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会做到，比如保密等，而这一点对于此时的万如海来说非常重要。想到这里，他坚持不懈地给王浪打电话，终于联系上了。

“万博士，你的意思是？”

“麻烦你给我送一万元钱到派出所来，有急用。”万如海没有说具体的原因。

“好的，我一会就到。”王浪回答道，万如海很感动。

王浪换好衣服走出更衣室，邱倩恰好从女更衣室出来。她轻盈地飘过来，挽住王浪的胳膊，歪着头说道：“王浪，我们去哪儿吃夜宵呀？”

“嗯，哦，随你去哪里好了。我要去办点事情，你先找家夜宵店，我待会过来，好吗？”王浪对邱倩说道，他想尽快把钱送去给万如海。

“为什么呀？”邱倩不高兴，“前面没听你说有事。”

“刚才临时接了个电话，我去了就来，不会超过半小时，乖。”王浪哄着邱倩。

王浪骑着他的摩托飞快地去了，身上没有这么多现金，先到自动柜员机取了钱，再直奔派出所而去。

到达后，他给万如海打电话，万如海说你站在门口吧，我出来拿。

一会儿，万如海出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警察。万如海径直走向王浪，大声说道：“二弟，你来了！”

王浪有些莫名其妙，但是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不说话，把钱交给万如海。万如海拿了钱，说道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我待会就回来。”

然后，王浪快速赶到邱倩所在的小吃店，邱倩一个人占着一张大桌子。在硕大的桌子衬托下，邱倩显得柔弱娇美，惹人爱怜，挂在耳上的MP3使她的等待不会太无聊，但王浪到来的时候，邱倩依然忍不住埋怨他去的时间很长，把她一个人扔在那里。

“我不是叫你先吃吗？”王浪叫屈道。

“我先吃？我哪会像你们男同胞呀，自顾自吃。我要与人分享，不喜欢做独立战士。”邱倩得势不饶人。



“对不起，邱倩，我不是有事吗？你看我半小时来去匆匆的，还不是想着你呀！”王浪讨好地说着，将手轻轻地放在邱倩的肩上，“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，你不要生气了。说说，想吃什么？”

邱倩的气慢慢地消散，她翘着嘴唇说：“我想吃呀，嗯，让我想想。我想吃你的心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呀，那敢情好。那样的话，你就有心了，也就不怕人家说你没心没肺。”王浪开着玩笑。

“这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哪天真要变成一只狼，一只虎，或者是一只画皮鬼，把你的心掏出来吃了，到时你可别后悔。”邱倩做出狐狸精的模样。

“嗯，随你呀，晚上你有的是时间，我是伴虎而眠，不过我声明，我心甘情愿。”王浪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

邱倩扑哧一声笑，“画饼充饥，我现在真有点饿，我想吃鱼丸，你呢？”

“我呀，随便，老习惯，一切由你做主，小事你说了算。”王浪遵照惯例由邱倩安排他的食物。

说说笑笑，两人的宵夜吃到十一点多，然后骑摩托回家。邱倩双手环抱着王浪，头伏在他宽厚的背上，风呼呼地往两边吹去，四处的灯光照耀着街道，城市还在醒着，还在热闹着。

第二天，在科里上班的时候，万如海瞅着没有旁人，将一万元钱还给王浪，很真诚地说道：“非常感谢你！我不会忘记你帮我的这个大忙。”

“万博士，不用客气的。”



“呃……呃……”，邱倩早上起床后洗漱，恶心不已，抚着胸口不停喘息。

“哪里不舒服了？”王浪关切地问道。

“你记得我上次什么时候来例假吗？”

邱倩这么问，王浪一时没有明白什么意图，再次提醒道：“会不会

“吃什么东西坏了胃？”

“我上次例假是什么时候？”邱倩杏眼圆睁加重语气，一改平日的温柔。

“这我记不太准确，好像是上个月1号吧。”王浪摸着头回答。

“可我希望不是1号，我希望是10号或者20号。”邱倩说话时带着哭腔，“我的例假过期好几天没来，我想是中招了。好像有一两回没有按规定办，小生命不请自来。”

“现在还不能确定吧，说不定真是胃肠不舒服引起的。”王浪安慰邱倩，“你先吃点东西，或许过一会就没事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早上去吃酸辣面。”邱倩脑海里浮想起那又酸又辣地道的家乡风味，可是此时她更想吃酸的东西——看来真是怀上了，这种感觉让她确信自己不幸中弹了——意料之外的怀孕如同敌人射过来的子弹。还好，一起吃早餐的时候，邱倩并没有恶心什么的。

王浪稍稍放心下来，上午做了一台胆囊切除手术。手术完毕时，王浪看时间尚早，离下班差不多有半小时，就给邱倩打电话，叫她下班后一起去食堂吃中饭。

邱倩接到电话后对王浪说：“你现在就到我这边来，好不好？”

原来，邱倩在上班时总想着怀孕的事情，决定还是做个检查弄明白好些，然后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，是死是活，是中弹了还是虚惊一场，得有个明确的结论。

王浪拿了邱倩的尿液标本去检验科，不几分钟，报告单出来，上面清晰地显示尿HCG含量显著升高，这意味着怀孕的概率极高。

两人决定下午去市妇幼保健医院看看，以进一步明确。妇产科专家经过详细的问话与身体检查，再让邱倩做了超声波及HCG测定，明确为早孕。这生命来得太早了点，只能要求妇产科专家做人工流产手术。

邱倩躺在手术床上，表情平静，内心波涛起伏，一个小生命在不知不觉中到来，却没办法欢迎他，只能做残酷的生命扼杀者。

妇产科专家技术娴熟地做完了手术，时间大约是抽支烟的功夫，科学而准确的计量是15分钟。

“好了，手术结束。”专家对王浪说，“你把她慢慢扶起来，注意体位，坐几分钟，然后站几分钟，如果不头晕的话，就到隔壁休息室去待半个小时，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话，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就可以回家。对了，你们是骑摩托车来的吧，刚做完手术，不能坐摩托车，得打的回



去。另外，我再给你们开点药，有外用的和口服的，按时使用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：半个月内一定不能同房。”

两人都是学医的，对于医生的嘱咐心领神会，自不用多言。既不能这样，又不能那样，年轻的他们还真有些不习惯。一天，在吃过晚餐后，邱倩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很郑重地对王浪说：“给你说个事，待会儿我们去看张美玲。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王浪不解地问道。

“她生病了，住在血液科，我想是血液病吧。”邱倩解释道。

王浪自然认识张美玲，他们三人同时来到四水天马医院。王浪比两个女孩大五岁，自然是大哥。刚到四水时，他们三人常常一块吃饭、游玩，是医院里出了名的“三人帮”。后来，王浪与邱倩建立恋爱关系，张美玲变成“第三者”，三人就很少一起活动。

如此说来，邱倩与张美玲是严格意义上的情敌，不过，她们虽然有敌对的概念与实质，却没有硝烟弥漫的火药味，相反地，萦绕在她们周围的气氛似乎还有些温情脉脉。

邱倩手捧着鲜花，与王浪一起走进张美玲的病房。张美玲正看着轰动一时的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，见他们两人携手而来，忙按小了音量，热情地招呼起来。

“王浪，今天有空来看我？”张美玲笑嘻嘻地问道。

王浪正准备回答，邱倩抢先说道：“他呀，我叫他来，没空也得抽空来，是不是？王浪。”

王浪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微微地点头表示认可，因为确实是邱倩拉他来的。

“谢谢你们！邱倩，王浪，你们坐。”张美玲抽出两张小方凳，请他们俩坐。

张美玲穿着宽大的病号服，这使她苗条的身材显得虚弱。她的睫毛很长，双眼特有神，倘若不是病中，很易见其活泼可爱。

“美玲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邱倩关心地问道。

“比刚住院时好些了，输了血，感觉身上有力气，头也没那么晕。”

“那就好，好好休息，把病养好，千万不要急着上班。”邱倩拉着张美玲的手，“等你身体方便了，我们三人一起去吃海鲜。”

邱倩说话的时候，王浪看着张美玲，两人偶尔用眼神交流，没有说什么话。张美玲感到很知足，很幸福。好友和自己爱着的男孩前来看望，

病就好了一大半。

一晃几个月过去，炎热的夏天，海滨城市四水常有台风登陆。说起台风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，对台风是既爱又恨。这不，和台风有关的一个消息在四水市天马医院传开，那就是医院将组织抗洪抢险医疗队，其原因就是台风造成了不小的损害。由于罕见台风的强力影响，狂风暴雨袭击全省，尤其是西北地区，出现百年不遇的洪灾，房屋倒塌，水库决堤，许多人流离失所，河流浊浪翻滚，飘浮着死去的猪、牛等大牲畜与鸡、鸭等家禽，电力供应中断，极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。

抗洪抢险，防病救灾成为省政府的工作重点。天马医院坚决响应政府号召，决定派出 20 人医疗队前往重灾区进行救援。

医院青年医生、护士们满腔热血，积极响应，主动报名参加医疗队，王浪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员，这更激发了医院护士美眉的参与热情。张美玲也被医院批准参加抗洪抢险医疗队。

抗洪抢险医疗队出发时，天马医院组织了一个欢送仪式。当张美玲随医疗队一起亮相时，知情人士感到意外，因为张美玲有着“难治性贫血”的疾病，照理是不适宜参加这样的外出医疗活动的。大家看她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，都赞叹不已。只是，准确地说张美玲是为爱情出征。她想多些与王浪在一起的机会。

天马医院医疗队共 20 人，领队是主管业务的副院长方翔。方翔副院长年方 32 岁，身高不足一米七，腰身巨大，活像一个大冬瓜。方翔说话中气十足，富有磁性，抑扬顿挫，很有吸引力。医院开大会，如果是方翔在上面发言，开会的人不会中途开溜，偶尔有人接电话、上卫生间也是匆匆忙忙，完事了赶紧回来继续听他讲话。

奔赴灾区的途中，虽然汽车颠簸，时间长，但一路上因为有方翔副院长与大家聊天儿，车上人员说说笑笑，倒也不觉得路途遥远，甚至还有精神享受的感觉，方翔副院长的语言魅力势不可挡。

随队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，那就是办公室主任谭雅琴。谭雅琴属于单身贵族一类，精品女性，30 岁，未婚，一年前获公共卫生管理专业硕士学位，在天马医院院长的招才纳贤下来到医院。

方翔副院长与谭雅琴主任是医疗队最重要的两个人物，其他的大部分是如王浪与张美玲那般年轻富有朝气的医生、护士，他们理所当然地是抗洪救灾中具体做事情的人。

医疗队到达重灾区后，驻扎在郊外招待所，自然谈不上什么好条件，

大家将就着住下。医疗队在招待所稍作休整之后开始巡回医疗。当汽车到达无路可走的地段时，大家带着器械步行。王浪照顾着张美玲，把她的那一份器械也一并扛在肩上。

突然，可怕的一幕出现在王浪的眼前。一个被水淹了的村庄，水已经稍退了些，曾经涨过屋顶的痕迹还能看见。五个青壮年男子——显然是一家人，被一根粗绳子绑在一起，同舟共济，抵御洪水，洪水实在太太大，他们送走老弱病残幼之后，却无力安全逃生，全部身亡。他们被洪水浸泡有些时间了，颜面肿胀、眼球鼓凸，就像是大章鱼。

几秒钟后，张美玲看见了这一幕，吓得呆住了。她紧紧地抓住王浪的胳膊。

“美玲，”王浪揽着她的肩膀，“你转过头往左边看。”左边是被洪水冲毁的稻田，留下泛黄的泥浆。

“好可怕，好可怕！”张美玲说话的声音都变了，脸上白得完全没有血色。糟糕，不对，这是晕厥的前兆，王浪判断准确。他立即将张美玲抱起，头部稍低，以保证脑部不缺氧。

“方院长。”王浪大声呼喊走在前面的方翔副院长，“张美玲不舒服，她要晕倒了。”

方副院长停下脚步，走到王浪的身边。看着王浪怀里的张美玲，方副院长充满对下属的关心，同时又意味深长不失幽默地说道：“好，男女在一起就是好，上帝造人考虑周全，男女之间的照顾最贴切。这样吧，王浪，你看问题大吗？”

王浪没有立即回答方副院长，他关爱地问张美玲：“你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张美玲微微睁开眼睛，轻轻地对着王浪说，“刚才那一下真难受，这会好多了。”她试着挣扎着起来，可是却没有力气。但是，第一次近距离地闻到王浪的体香，好独特的味道，让她有些眩晕。

“你可以下来走吗？”谭雅琴主任问道。

“我浑身没劲。”张美玲凄然道，“我，我站不起来。”

王浪看张美玲柔弱的模样，想起她的贫血病，心痛不已。他对面前的两位领导说：“我看她需要休息。天气热，睡眠可能不太好。”

“嗯，可能是睡眠不好。”方副院长笑了笑，然后下指示，“王浪，你带张美玲到外面车上去。你要照顾好她，出了问题唯你是问。对了，司机一起去。”方副院长转向司机，“送他们回招待所，然后你空车返

回这边，这里事情不少，没车可不行。”

“谢谢院长。”王浪显然把自己当作张美玲自然的保护人了，方翔副院长听了淡淡地摇了摇头，脸上挂着笑容。

高大健壮的王浪抱着娇小的张美玲走在风雨未歇的街道，踩着被狂风暴雨无情击落的夏叶与枯枝。王浪感到幸福，能够让一个女孩躺在自己的怀里，能够让需要帮助的女孩得到他的帮助，这是愉快的事情。

张美玲在车上一直枕着王浪强壮的双臂。车子有些摇晃，张美玲感觉是童年的摇篮，多么快活的时光呀，摇篮里有灿烂的阳光，摇篮里有清脆的铃铛声，摇摇晃晃的摇篮里有爸爸妈妈的关心与爱……

“王浪，”张美玲的双手环着王浪的腰，头更贴近他的腹部，“王浪，我……”王浪感觉到了她头部血管的搏动，抚摸着她的背，安慰她：“好，没事的。你刚才被吓了一跳，不要再想了。”

“嗯。”张美玲答应着王浪，再次在王浪如梦如歌的摇篮里睡着了。

司机开车将王浪与张美玲送回招待所后，掉头准备返回医疗队正在进行巡回医疗的地方。司机40多岁，平时与王浪不算很熟悉，但一个单位的同事，多少有些认识，他真诚地对王浪说：“我先过去了，有事就打我电话。”司机将他的手机号码告诉了王浪。

“谢谢你，你走好！”王浪回敬司机，汽车很快消失在视野中。

王浪抱着张美玲，由楼道往上走，招待所没有电梯。张美玲与另外一个护士住一间三楼的房子，此时，那个护士正与医疗队一起工作着。

王浪将张美玲放在她的床上。张美玲感受到位置的变化，像是睡够了似的，完全清醒过来。

她躺在床上，突然间想吃东西，于是对王浪说：“王浪，我有点饿，抽屉里有饼干，你帮我拿出来，另外给我泡杯咖啡，好吗？”

王浪找到了饼干，张美玲很自然地张开了嘴巴，王浪将饼干轻轻放进张美玲嘴里。

“你也吃呀。”张美玲恢复了如常的神情与精气，她特喜欢与王浪在一起的氛围，她喜欢被王浪精心呵护的感觉。见王浪没有吃，她再次对王浪说道：“你吃饼干呀，不要光看着我吃。”

王浪拿出一块饼干，塞进自己嘴里，纯粹是陪张美玲吃饼干，因为王浪一直不喜欢吃饼干。

吃饼干的过程，王浪在张美玲的提示下，在她的旅行包里找到了速溶咖啡，味道很香。王浪拿出两包咖啡，这回不用张美玲请喝咖啡，王



浪就给自己安排了一份。王浪平时挺喜欢喝咖啡，他认为咖啡集清香、浓烈为一体，还让人感觉到情调。

咖啡泡好了，王浪问：“张美玲，要坐起来喝吗？”

张美玲说：“是的，我起来喝，我们一边喝咖啡，一边吃饼干，一边看电视。”

张美玲作势要自己坐起来，可因为太虚弱，没有成功，王浪赶紧从后面扶了她一把。

王浪将咖啡端给张美玲，之后拧开电视，欢天喜地的节目，历年春节晚会精彩节目剪辑。回想起此前看到的恐怖一幕，张美玲心有余悸地说：“真是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”

“好，不去想那些，你好好休息。”

“他们在抗灾抢险，我却在这里生病，太没用了。”

“不用责备你自己，谁都会有特殊情况的，面对疾病，理性的处理才是最合理的处理，留得青山在，何愁没柴烧。”

“你倒真是会说话，王浪，你要是去做律师，会很不错的。”

“难道我做医生不怎么样吗？”王浪的自信让他有资格说这句话。

“哪里会呢！王浪，你这么出色的年轻外科医生，我心里都以你是我的——”她本想说是朋友，可是她觉得朋友两字不足以表达他们的亲密程度，而说其他的也不够准确，于是就跳过去继续说道，“我以你为骄傲，你做什么都很出色，包括做恋人。可惜，你，我——”她突然停顿下来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

王浪没有追问下去，他知道女孩子如果想说一件事，想说一句话，不用你催，不用你问，不用你提示，她会主动、心甘情愿、充满渴望地说出来，她会带着情感、带着思想说出来。

如同任何美女都有无数的追求者一样，帅气的王浪同样如此，追求他的女孩不少，只是与王浪有过肌肤之亲的只有邱倩。王浪与张美玲的关系，比朋友要好，但不是恋人。

“美玲，其实你不应该来抗洪救灾的，你得好好爱惜身体。”王浪发自内心地说道。

“王浪，非常谢谢你时刻关心我。”张美玲动情地说，“你、我和邱倩当时一起来到这个医院，想想那时，多少护士姐妹们，以及不少女医生想着和你接近，可是很快，我们三人形成了一个核心圈子，你是属于我们的，后来，再后来，你就与邱倩在一起……我，听说你来抗洪救灾，

我就迫切地想来。也许是天意吧，我在这里发作晕厥，领导慧眼识人，安排你来照顾我。当然，我更知道，是你主动的关心与照顾让他们把你作为我的监护人。王浪，你真好！”

方翔副院长与谭雅琴主任带领医疗队来到一个受灾严重的村庄，村里的诊所、合作医疗机构全部在台风中遭到洗劫性的破坏，无法开展工作。

得知著名的天马医院专家们到村庄就医送药，村子里全部患病的人都过来了。有的是一家人全部成员患病，相互搀扶着过来；有的是家人生病，其他成员陪同前来。全村有一半以上的人陆陆续续地往医疗队这边赶过来。

医疗队设在村委会所在地的简易房间里，因为地方实在太小，还有房前的空地里摆上了好几张桌子，用来看病、检查等。

500多人围着医疗队18个人，人声鼎沸，伤病多多，近200人发烧，60多人腹泻，还有伤口化脓50多人，有的伤口很深，甚至可以看见里面白森森的骨头。

天马医院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给他们测体温、查心肺、看扁桃体、看伤口。方翔副院长是内科专家，忙得晕头转向。

负责协调的谭雅琴主任走到方副院长的身旁，用胳膊肘轻轻碰他的后背，亲昵地说：“今天病人真多呀。那边清创伤口围了很多人，现在只有一个外科医生，没办法接诊那么多病人。我想把王浪叫回来支援工作，你看行吗？”

方副院长侧过头，以无比信任的口吻说：“你看着办就是，我相信你的判断，支持你的决定。”

“好，既然院长同意了，那我就去给王浪打电话。”谭雅琴给了方翔一个别人不易察觉的媚眼，与他作短暂告别。

王浪接通电话，里面传来谭雅琴主任急切的声音：“王浪，美玲好些了吗？”没有等王浪回答，谭雅琴主任接着说：“我们这边病人特多，清创手术忙不过来，你过来行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王浪毫不犹豫地回答，他清楚张美玲不会有太大问题了，同时他有着强烈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。

“谢谢！我派救护车接你。”谭雅琴利落地说道，而后挂断电话。

王浪对张美玲说了医疗队缺人手的事情，嘱咐她留在房间好好休息。张美玲不愿意一个人留在招待所，她挺坚决地说道：“不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

“你待在房间休息吧。”

“我没事了。我就是想和你一起去。”张美玲执意要与王浪同行。

王浪与张美玲站在招待所的门口，等着救护车来接他们。过了不到十分钟，救护车到达招待所，表情真诚的司机暧昧地看着王浪，眼睛的余光给了张美玲。凭他的所思所想，孤男寡女刚才应该干柴烈火，熊熊燃烧了一回。司机在不多的接触中发现，王浪与张美玲的关系超出一般同事。司机的判断思路正确，但关键性的结论却是错误的。

王浪与张美玲的回归让谭雅琴倍感高兴，原因很简单，他们的归来让医疗队力量大增，尤其是外科这一块，有了王浪的重出江湖，真是锦上添花，如虎添翼。什么叫领导，领导就是能够让下属人尽其才，能够在自己不亲自动手的情况下，又快又好地把事情做好。在这一点上，管理专业出身的谭雅琴做得有声有色。

谭雅琴作为医院办公室主任，随同方翔副院长带领医疗队抗洪救灾，她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当然要领会方副院长的意图，否则事情就会办得不好看。当然，这一点对谭雅琴来说太简单了，她的想法常常就是方翔副院长的想法。偶尔一两次，方副院长没有这么想的话，他会让谭雅琴的想法成为他的想法。方翔对谭雅琴召回王浪与张美玲，大大缓解医疗队的工作压力，感到很满意，他的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，手下有良将呀，这领导就好当，方翔副院长禁不住在心里感慨着。

“院长，非常谢谢你们。”村党支部书记趁着方翔副院长上厕所的空隙，跟上去与他打招呼，他紧紧握住方翔的手，连声地说道：“要不是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巡回医疗，我们要去镇里或县上看病，花钱费时，还挺不方便。你们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。”

“不用客气，这是省委、省政府防病救灾的一部分，是关心人民群众，解决实际问题方针的具体落实。”方副院长虽说是内科医生出身的业务副院长，但在副院长任上干了几年之后，思想觉悟政治水平明显提高，颇有出口成章，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豪放。

方翔副院长接着说下去，这回有具体的内容，“大灾之后要防大疫，你可以组织劳力将道路、水渠等的动物尸体及一些杂物进行清理，对房屋等水淹的地方进行消毒处理，防止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，发现发烧、腹泻等病人要及时送往医院，并进行隔离治疗。”方副院长不愧是内科专家，在防病治病方面考虑得很周全。

“好，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办，您请放心。”村书记颇有政坛礼貌地说